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祝堃

謄録監生臣祝然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一

宋 韓元吉 撰

墓誌銘

方公墓誌銘

敷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贈右宣奉大夫方公諱滋字務德其先有名儲者顯于漢至唐末干以詩名江南門人謚為元英先生七

世而惟正業儒以孝聞生子楷及孫蒙相踵登景祐治平進士第始大其家今為嚴州桐廬縣人其諱楷者公曾祖也任駕部員外郎贈中大夫妣吴氏贈太君于咸寧普安郡其諱蒙者公祖也任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禄大夫妣陳氏贈夫人于永嘉郡考諱元修任朝請郎贈特進妣王氏尚書左丞安禮之女也贈夫人于餘杭郡公生十三歲遭王夫人憂已能盡禮宣和末特進沒于魏幕羣盜方熾亂公號泣奉喪疾馳夜則闢地以殯

與其家屢失僅歸祔于餘杭夫人之墓以遺恩起家廸功郎江南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改浙東故參知政事張守知紹興府辟為觀察判官委以裁決一府盡傾有戍卒部曲謀變公獨從張公驅數騎誅其首朱丞相勝非繼為帥益知之歸即薦可用就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侍從五人又薦之賜對便殿獻籌合上意改宣教郎辟行宫留守司准備差遣進陳十事復除計議官常同遷御史中丞以親嫌請外除提舉

江南東路鹽茶事公又言謀畫不一上下茍安宜悉召廷臣折衷一定之論斷而行之上欣納訓奬甚厚紹興九年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知秀州轉運使檄為他州輸御馬穀千斛公曰郡輸有常經若為他州償賦當倍取于百姓吾以罪去不能也漕者遂屈既而又欲别取二萬斛公亦奏拒之貸常平米三千斛以築華亭禦海堰至今為利除直祕閣以言者落職復得崇道觀知楚州民有與僧徒為佛會怨家誣告以夜聚妖

黨繫獄數十人公杖其首者啖以腥血道之河南百餘家來歸公以民避苛政不可卻散之村疃部使者劾公擅出有罪格納敵人朝廷為不問而公力請引避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復直秘閣知靜江府猺人楊再興叛服不常丐遣鄂州軍平之以為新寧縣有道士莫六名善走能晝夜行三百里數犯法亡命為盜衆且千餘以錢百萬募武士縛之數州遂靜公方為漕時行經畧法常論猺土曠人稀難與內地匹恐遂生事至是變嘗

騷動嘯聚迨八千人入州縣刼囚徒熾甚朝建記公前議為罷廣南經界且命公招拊乃定進直敷文閣知廣州放繫囚七百餘會兼船事非令甲所當輸一切不取盜齊猺為害十五年公疑有為之槖者既而果得新州吏與賊通狀蓋每調兵吏輒陰告猺使得遁去兵退則復出果不能捕一舉獲之移知福州海寇犯境公命水軍能破賊凡賊所有官不問也衆爭奮海道肅清公在州罷城郭保伍之禁決私堰六十所以便民兼主管崇

道觀三十一年除京西轉運副使時邊事日聞公見宰輔言備邊計不能用復聞祠明年冬知廬州對于建康行宮公言金主已死彼國方亂宜經理淮甸以覘其變即具上數十條至則斬潰卒入人家者收横澗民兵以置屯田邊境大安移知鎮江府獻議者增沙田蘆場租賦公疏五説論之隆興改元以言者罷會王宣連嶺右為盜害雷州守臣擇静江帥公之去四明也奪敷文閣遂復舊職既召對上曰朕知卿治績言者妄也嶺冦方

長故籍卿以往公請授方畧上曰卿舊治待朕言乎既就道賊已平改知鄂州步軍司戍數千歸自石城總領所不肯任其廩食公曰軍雖無功可乏食耶自市芻粟與之事聞朝廷命總領所償公復知鎮江府其冬敵亦犯淮淮民渡江亡慮數十萬公日走江濵勞集為開舊港泊舟使避風濤時他州流移數多剽奪獨公境安甚飢者皆得食比去無不感泣大臣覩師江上欲五里置烽燧公曰濱江猶有岡阜可舉火南則水鄉汗漫易失

候望一炬而兩舉或且召亂矣豈若嚴斥堠不數驛可至都門哉有旨是公議乾道改元除兩浙轉運副使罷敵使夜行火礮去二十年之弊又論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敢舉請輸舊制額錢除權刑部侍郎刑法用例稍弊已詔自是不得奏裁公謂奏裁有定法願依建隆舊制若法所不可勿許濫奏上從之吳郡所全宥蓋四十人又祖宗朝士大夫爲臺諫論列監司按劾若事涉贓私必加考覈近年不復行皆罷免至干官任子刑寺

約以罪無不拘礙請自今雖有論列按劾而來經鞫正者免約以法遂為定制兼權戶部有請貧民貸富家粟第償其半者公曰是使富家不貸而貧民亦無所資食也議不行假戶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公襟度坦夷吐論平正敵人有所指諭公應答無留詞敵亦用是推重他日吾使至敵中猶問公安否為何官久雨應詔論闔境罷沙田蘆場之賦與執政王佾日之議試戶部侍郎未幾罷俄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請現錢五十萬

緡增置會子務以安人情上以出內府白金十萬兩付總領所以為用權拜吏部侍郎假吏部尚書館伴金國賀生辰使加敷文閣直學士知荊南且命至襄陽視城壘與軍帥議邊事條上甚悉增置巡檢官以消沘中盜賊移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知紹興府公初為府從事且佐帥幕已四十年吏民猶識公喜甚公亦用知其私病遂力請蠲羨餘米四萬斛錢十六萬緡以寬民力收貧民之未葬者百九十殯刻石為義藏遠近稱

焉以疾丐免不許徙知平江府既入見上曰卿爲佳部多矣平江久弊其爲我整之公猶言會稽和賣之弊上嘉納且命毋下拜公懼而下拜不敢辭行至郡數日疾果甚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八月丁丑十二日公竟奄然逝矣當時士大夫聞其讖莫不咨嗟悼恨謂公之用猶未究也葢公爲人惇厚長者該洽舊典論事知本末貫穿古今務有用之學不爲虚文儀矩豈俾望之若不可親從之久亦不可得而疎也遇事敢

為苟利國家便百姓勇決不顧外議平生三為監司五
為郡七領帥節二廣則皆任經畧建康兼行宮留守鄂
州亦特置管内安撫使處之歙歷幾遍天下罷免奪職
奉祀者數四氣不少衰所至孜孜盡其職業發奸擿伏
嚴而不苛經理財賦緩而不弛給與中以才諝膺上任
使用事者雖厚公而陰忌之故周流遠近幾二十年曾
不得一覲闕廷然公在二廣遇遷客流士衆方倚據視
為奇貨而公獨與周旋病則饋之藥死則治其喪與護

其家以歸者甚衆其在閫有以口語忤大臣繫廷尉獄者下郡索其家文書公得輒焚之人為公懼公亦未嘗恤也在廬求包孝肅公孫于民間請于朝得廕一命再為鎮江策敵志在和以告廟堂俾决及敵使至江上較宴設舊儀公方領漕事雖非其職為之區處成禮所薦引多為當世顯人聞人有一善汲汲稱之不容口歲時為書問親舊必徧晚居秀州捎治居第于宗族尤孝友郊奏之恩先以與孤弟姪而後其孫嗚呼公學之為人

著見如此則其未爲而爲士大夫所嗟惜者可旣耶累
階右通議大夫致仕爵桐廬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贈
右宣奉大夫娶李氏封碩人右朝請大夫文淵女先公
二年卒公葬于臨安府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至
是十一月丙申合祔焉男三人導承直郎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司幹辦公事燮將仕郎畚世誼承務郎女三人
長適蘇璉次適安豐軍判官王明清一尚幼孫男二叔
恭登仕郎叔寬承務郎女孫三文集奏議二十卷藏于

家公既葬導等請叙次為銘其少聞公事及客于丹陽官于朝漕于江東知公出處為詳故不復辭銘曰

若古有言黄髪是詢更于萬事㡬老成人猗歟方公諫達疏通恢乎有容退然在中仕于四方使節州麾有仁有威有猷有為衆方疾驅我安而徐衆擯弗貶我收而視其在蕃宣幾半天下政平而良號公長者其在朝廷翩然羽儀才無不宣號公吏師凡士之為得一可喜公實薦之其譽則偉木之就繩金之在甄既曲且直能方

而圓公蹟屢仲公藏屢試雖有知者莫得而器晚遇上
聖謂公其歸一疾不瘳天子用嘻七十之齡古亦云壽
惟德不亡益昌厥後

宣教郎新知衢州江山縣馮君墓誌銘

馮顯字予容始予識之上饒方居進士眉字疎秀議論
衎衎文采粲然而運蹇不得志予嘗曰世固有若予容
而不一第者乎然年四十餘始獲貢名禮部主黄州黄
岡簿以貧不能待其選得監潭州南嶽廟予則曰予容

豈久困于州縣其必有知者已而朝廷果用為江州教授謂可更其秩矣而不論薦尚缺員復敘授許州學始改授宣教郎從吏部選知衢州江山縣予時典銓因勞之曰國家方嚴字民之選雖臺閣士必更邑而後用也江山距予之居非遠其毋憚以勞子容則謝曰某病蕭然矣其敢承君意且人有生死非命也耶予固訝其言之不祥而子容忽得痢疾疲曳于道而歸則遺其兄頎書曰殆不可至八月矣而果以七月二十六日卒實淳

熙四年也家人視其文槀乃嘗作詩有甲子循環幸一終之句蓋予容至是年僅六十若自知其止此者其兄方倅九江以書來曰頃兄弟淪落不得同居以視其死且藏也惟吾弟之才君辱知之而衆皆期之以大吾門戶今願何言願得君之銘以信于後其可乎既予聞其喪而惜之久因其兄之言而益哀之則為叙之曰嗚呼予容蓋乾興丞相魏國文懿公之五世孫也文懿功勞列在國史而世為河南府偃師縣人曾祖殿中丞諱維

中妣江氏祖武翼郎諱景溫妣余氏父通判蔡州諱鐸贈朝議大夫妣趙氏子容年二十㑹失父母嶷然自立及為文不専習進士之作而卒見稱于人故公卿大夫喜延之少年子弟多從之既類舉不能奮始一意為舉業焉朝廷屏流寓之舉于諸州又命進士治經者必兼聲律他人砣砣有難色子容談笑視之既通春秋亦善詞賦紹興三十年遂以中第聲譽翕然知其筆力無不可也至是而終則又知其命之信窮也子容娶康氏先

二年卒二男子長椿年二十五歲樗年十歲女子嫁諸葛校是歲仲冬己未葬于上饒縣開化鄉金地佛舍之山銘曰

謂君不官既更品秩謂君不年既六其十惟君才能未試孰識是爲可哀以誌幽室

承議郎新通判興國軍孟君墓誌銘

君孟姓澤其名德潤其字也右侍禁贈正議大夫諱古之曾孫中大夫知棣州贈特進諱之方之孫中散大夫

贈中大夫諱鑑之仲子也曽祖妣祖妣皆董氏贈夫人妣郭氏張氏贈令人孟族家澶淵自正議之祖太子中舍日新者端拱中登明經第徙開封之長垣今寓于臨川矣靖康初天子登極棣州用故事遣君奉表入賀補將仕郎調紹興府蕭山縣主簿福州觀察推官丁内艱服除授筠州推官南安軍判官改右宣義郎知寧國府寧國縣歴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得通判興國軍未行以淳熙八年六月十五日終于家官承議郎年六十有

四葢君家自高曽以義聞子孫孝謹守禮法仕則廣以
有立君在蕭山尚少被漕委理閘西興已罷部夫數千
整整有條不兩月而竟衆皆才之繼經界行縣官互覆
所量田畝以造其籍蕭山獨三覆未能實使者以付君
君辭當用他邑使者曰籍君之敏爾亦何嫌君悉召父
老詢其利病折田以六等均稅以三則訖無間言在筠
則招輯逃田甚當賊李金犯南雄度嶺即南安也民洶
懼官吏不知所為君力白守貳請治械登陴警備惟肅

賊既不犯諸司用是薦其能在寧國縣豪姓持吏短長罵于訟令多不滿秩去君晨起據案决事夜漏下數刻始休縣圃有池臺足未始躡其閾果熟墜地童奴不敢收桑千本藉其利以贍徒因得巨商匿税倍征吏忻然請為元夕費君乃以繕學宇方朝廷增戍瀕江治寨屋君區處甚裕鄰邑尚騷然而寧國之工已罷歸矣部使者欲厚君賞君曰此職也何可言于是向之號持短長者雖朝夕立縣門外伺闚無所得縮頸褫氣逮君終吏

民遮道以泣然後知君之政無不善也始予居親喪道
寧國識君竊問其市井類能頌君之政故人林楠爲尉
挽予宿尉舍君來語終夕氣貌溫然質直無矯僞其年
適與予同各話其兒女時予尚一女未嫁君自言其凡
之子植若可壻者故予後以歸植今君既歿臨川士夫
悲道君之行義惜其才之不得盡且言君少力學從師
受春秋明大指母疾至刲股合藥以進奉寡嫂盡禮教
其子姪多預計偕問登進士第有姑喪夫來歸養之二

十年如一日女兄之子未有子而夫君為立其嗣且經理其生業猶已家也築室聚族餘千指里閭推其雍睦疾革尚能命酒酌親戚談笑而逝娶周氏吏部尚書武仲之孫男女皆三楷從政郎南劍州將樂縣丞楫承信郎監贛州興國縣稅杞舉進士女適修職郎岳陽軍節度判官李翚將仕郎朱翁熹將仕郎晏嗣建孫男炎孫女三在室十月某日葬君金谿縣歸德鄉望州山之原其銘曰

孝子親睦于族行之常也持其身惠其民政之良也仕不究其材蠧可傷也嗟哉後人寘不忘也

朝散郎直秘閣致仕陳君墓誌銘

丞相贈太師魯國陳文恭公之仲子名安節字行之爲朝散郎新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塩公事淳熙八年請于朝曰體弱多病願致爲臣時年四十六矣朝之士相與驚嘆是蓋克家而文者也恬于勢利若此上恩允從寵加直秘閣然行之已属疾其辭禄勇退謂所瘳也其

年三月二十一日竟以疾終里中士夫來弔皆失聲慟哭以謂文恭公之勲德固宜有後而行之之賢實可後者乃不幸短折及覩其臨終所作韻語則超然脫去世累且區處其家事纖悉備盡無凝滯惑亂之意然後知士大夫徒為之哀而行之終有所自得也其孤將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行之于弋陽縣玉亭鄉之横原而來請銘因叙之曰行之家信之弋陽其祖而上名德世系與其勞烈官爵有文恭公之誌與傳在不問可知惟行

之幼警敏日誦千言涉筆成文豊腴典麗既冠文公將
仕以恩行之謝曰姑欲自致也及試國子監果名第一
既而不獲上于禮部始受監潭州南嶽廟及金主亮敗
文恭不處其功天子内禪公懇辭相位上欲加異之特
旨改行之右宣議郎繼主管官告院隆興二年敵復犯
淮詔中使馳驛趣文恭于鄉文恭辭以病使者迫趣就
道既入對用司馬康故事命行之扶掖至殿廷復用龐
頳公例賜行之同進士出身文恭五上章不肯受至以

敕牒納尚書省而文恭覺于位行之居喪始不敢辭監尚書六部門除將作監主簿遷軍器監丞改司農寺丞請外除權發遣南劍州始至帑廥空乏行之不事科擾凡所經畫久而有餘民俗類不舉子行之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三年土風寖革而負販私鹺率千百為羣急則為盜行之榜諭之曰若羣聚而來是為盜矣吾不敢貸苟善去即平人不汝追也羣賈道郡境相視潰去郡據雙溪積雨暴漲行之禱于神廟以身當其危且為排

筏以援溺發倉庾以膳飢一郡以安明日詣學舍指楊
龜山陳諫議二祠像以勸學者曰二公延平之望也諸
生可外求哉慕是得所師矣于是郡民皆服其愷悌而
悦其能化行之驟得末疾郡之老稚扶擕日候于門至
相與斂錢即州第為禳醮之禮行之遂請主管武夷山
冲佑觀以歸疾亦少間朝廷倚以為部使者欲稍試其
才嗚呼不為其止此也行之忠厚儒雅出于天性居家
孝而篤敬而和與物無忤語恂恂惟恐傷人從之遊益

久而益愛平居聲色未嘗加于僕妾其親與舊至號為小魯公上嘗面謂之曰卿敦龎福艾甚似先相公也未為州耶善為朕牧民爾所以期用甚遠方辛巳之冬文恭外理邊務内裁庶事延見賓客入則密與行之商確議論其助甚多父子之間自為知友行之既篤于學問復喜浮屠氏書深詣其理故居官不表暴泊然若無意于世異時部門之選或遂為郎至行之為監主簿議者迂之行之則笑曰任寧有迂直哉皆可以承上命也既

論對力陳治道精擇監司而已得郡陛辭上雖稱文恭之功行之一不復自叙願効力民事以勸農桑而施于一州大畧可見若天假之年其所立顧可量哉居鄉惟杜門誦書頗務周人之急施之衣食與之藥餌贈以櫝橧者不可勝數至餘力則甓街衢航津涉惠于往來故其喪不特士大夫為陳氏惜而田夫野叟咨嗟涕洟亦為其鄉之惜也所為詩文有集二十卷藏于家妣曾國夫人何氏端明殿學士志同之女娶鄭氏先二十五年

卒繼室韓氏左司郎僴冑之女二子景參景惠皆承奉郎銘曰

三代之懿衆賢以世尹躬姬旦亦紹亦繼惟木惟喬莫盛我朝若呂范韓勲名昭昭噫文恭公相于艱難笑談麾兵宗廟再安文公之子仲則是似帝曰嘉哉其錫以第才惟後良器實端厚温至春風美若醇酎曷以試之外付一州玉節煌煌嶷然好修式佇其歸光于前人何恙之亟何命之乇死生斯常君所自識臨絶琅琅不怛

不惑豈無顯庸世為君惜往追文恭後其在德

直寶文閣趙公墓誌銘

吾友趙徳莊將葬于饒州餘干縣某山之原其壻方友陵以狀來曰盍為之銘始與德莊遊蓋三十年在朝廷同曹在外同事猶兄弟也一日道前輩相約誌墓事德莊忽曰某死幸子銘之嗚呼德莊竟先往矣予何辭焉予為建寧後德莊纔數年方治郡圃一堂德莊諾為之記聞其已病將治書問之則訃已及門矣其尚忍銘蓋

德莊吾宋之賢宗室也在士大夫亦曰賢力學能文風度灑落詞辯纚纚不休遇樽酒談笑掀髯抵掌一坐盡傾然持身嚴甚非其交不往當議論是非曲直之際嶷不可屈雖坑穽在前弗顧鐘鼎探手可得不能誘也既受知聖主亦且用矣逭如于外不得盡其才而沒豈命也哉德莊諱彥端德莊其字也于宣祖皇帝為八世孫曾祖諱叔邯贈廣德軍節度使封淮陽侯祖諱澤之贈右朝奉郎考諱公旦終左朝奉郎知建昌軍南城縣

贈左中大夫妣某氏贈令人德莊年十七應進士舉南城亦鎖其廳試進士父子俱為國子監第一遂同登紹興八年禮部第主臨安府錢塘縣薄公卿貴人爭識之聲名籍甚為建州觀察推官丁外艱釋服得畢事判官于秀州守不任事德莊率為之區處不自以能稱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有以德莊之文達宰相父子欲用為中都官者德莊懼而歸其人果敗從吏部選知饒州餘干縣為政簡易而辦治故德莊謀居邑中而邑人至今稱

之曰吾舊宰也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近臣薦所知宗室隆興改元召對上迎謂曰聞卿俊才久矣時王師北伐還德莊則曰臣宗室也與國家尤共休戚言敢不盡前日議者惡人異已故近臣有不得盡其謀遠臣有不敢進其說如無近者一戰之悔則將贊陛下以羣言為可廢矣願深為他日戒除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言元豐初節度至觀察使纔八員今乃四十員防禦至刺史纔二十員今乃二百員乞重名器抑僥倖

又言本朝以兵為國宜汰廟軍以益禁兵宗室孤遺女恩所不及無肯娶者請聽其夫得就轉運司試以優之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會參知政事葉公去位有除謂為黨者德莊曰吾何黨哉黨于是而已即請外除知江州不數月召為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而葉公既相德莊為言人材巨細可用不可用大抵稱人之善以助朝廷之選始德莊父子甚貧客四方祖妣與其昆弟及妻子喪皆藁葬未厝德莊曰吾得去畢此幸矣既諸

公留之不可除直顯謨閣為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即冒大雪走餘干畢葬而後還朝廷增修邉備與予同論江淮事宜及所俘去留上批紙尾俾與大將議饒信州大饑民强糴為暴官廪不繼德莊行部請留二州上供米各三萬斛賑糶自是歲以為常民以不病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過闕請久任淮南郡守休與築以安邉民乞放池州被水人戸夏稅故徽州折帛錢俾輸本色皆極一路利害上遣中貴人諭旨留為左司郎中假

戶部尚書館伴大金賀正使前是宗室無出疆為伴使者自德莊始遷太常少卿復丐外除直寶文閣知建寧府德莊舊悉其俗民以便安歲餘治倉廩亭館一新之因嚴不舉子令且曰毋俾民畏當有以利之也乃乞下戶生子給米一斛與錢千及蠲其身丁凡萬四千緡而以府用之錢償縣宰相見其奏歎曰趙君平日不吾同此議何可過也遂著為一路法改提點浙東路刑獄坐衢州賬歷稽期削兩秩德莊恬弗辯以小疾得主管台

州崇道觀餘干號佳山水所居最勝日與賓容觴詠自怡好事者以為有曠達之風德莊在朝時每欲用為文字之職訖不得用聞其詩詞一出人嗜之往往如啗美味然宗戚貴游欲以圖畫納禁廷祈為題賦者率謝不能其掾宰府盡言無所避避以是多忤與人交坦然不事畦畛其為縣務寛其民其為郡務假其屬邑其為部使者則郡之細故亦不問喜為義事重然諾遇所施與不顧家有無親故客之經年不厭其田園屋宅之計如

不聞也官至朝奉大夫享五十有五歲卒以淳熙二年七月四日葬以是年某月某甲子先娶曾氏繼室李氏贈封皆宜人一男子良夫將仕郎二女一嫁同年進士祕書省正字方翥之子即友陵也一尚幼其所為文類之為十卷自號皆庵居士集云銘曰

漢諸王裔鮮克蹈義惟向與歆父子同著於赫宋宗仕于四方有才有良文藝益彰德莊父子聲譽則偉南城弗施蓋在其嗣主實遇聖知其雋名正色委蛇首于列

卿人則愛之其用弗究天胡嗇之而弗俾壽于越之濱德莊所安沒又葬焉宜千萬年

承仕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淮南故多士也自郡邑殘于兵惟歷陽近歲儒雅之風猶盛昔中書舍人張安國嘗爲予言吾里有李君巖老者長厚君子也雖讀書不求甚解至其所躬行有愽文强識之士所不逮嘗曰吾家甚微也嘗以農事爲本每歲則治其溝洫時其耕耨莫不有法由是君之田常登

一鄉之農視之亦無敢惰而一鄉之士復見其躬率禮義悉尊慕之吾于巖老父之執也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問不敢對其言有終身不敢忘者予因叩其行事則曰巖老生十歲而父亡奉母王氏至孝建炎間盜入其里妻奴皆被執巖老獨負其母以逃少鞠于叔祖誼者叔祖家亦被禍巖老聞其一孫尚在百計求之間關得于建康市為授室且贖其田園給之終身焉巖老善治生然其視財之取與若不足以動其心者常貧人緡錢十

萬既而其人亡久矣一日遇其子堦舉以還之堦初不知也歲有水旱必損其粒米之直以售于鄉或以故衣敗絮准焉笑而不拒其無以准者又從而貸之亦不受其息也方錢會初行淮民無識其真偽巖老間得偽者輒自焚之不以問其來家有耕牛必養使自斃歲遇牛疫而巖老所畜獨不病里有貧者則給之食死則助其葬蓋不可勝數宗族墳墓而無後者歲時薦祭無闕焉吾伯父待制公晚得疑疾他人餽之輒不食惟巖老飯

之則舉七筋無難色故吾父以子女妻其子贍而吾守臨川遇登極恩俾贍奉得齒一命蓋鄉閭敬愛巖老者如此非謂之君子可乎安國雋傑尚氣不妄許可者也故予嘗志其言欲復識贍于建康愛其溫厚有文而以未識君爲恨今年贍以書來曰贍不幸失所怙矣生無以奉吾親今葬也願得銘諸不朽予于是問君之喪則曰享年八十有三贍爲滁州來安縣尉以慶壽之澤封君爲承務郎君遷延不肯受曰十月甲戌吾元命所直

也當以是日受之至期沐浴具衣冠捧告拜舞與賀客相酬酢無倦容家人方具酒醴設席君入正寢端坐不語左右趨問之瞑目逝矣吁亦異哉夫死生于人猶夜旦也然居則貪其生富亦徇其財莫知性命之正而不為浮圖老氏之所詆議者幾希君之生既有以裕其身與肥其家以教其子孫而死也不怛于化豈有會于道者耶君嘗以追修佛事戒其子曰若捐金幣可使登天則貧者當墮無間獄矣此在持心何如也以是知君之

學道其庶幾焉因追念安國平生之言一為書之君諱良弼字巖老世居真州六合之定山自君徙石佛今為和之烏江人曾大父文智大父明遠父璧俱稱于鄉娶于氏先四年卒三男子瞻其長也次澹次蟾三女子適進士張雲翼王允明黃鑄五孫子宗臣宗龍餘未名君之亡以淳熙三年十月三日以十一月辛酉葬于定山祖塋之側從君志也銘曰

叅其德足以為其壽積其善足以裕其後其達于死生

者大矣孰謂貴可逾于文也耶

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假攝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貽後世于是詔左宣教郎祕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為翰林權直公通州靖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為制詞一出温潤詳雅明白有體要衆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

中而公以封駮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一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為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嘗薦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用矣某因具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臣施舍廢置務合于此上稱善除樞密院

編修官後為權直公既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待儒臣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為名固不能稱所懼聖朝官名未正爾上悟即更為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銓曹事劇非文子講說所可兼也未幾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始以固人心振士氣為言且謂監司郡守

以鷙厲之威為强以敏給辦事為能詞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最為知要自直宿遞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睠予隆甚嘗論儲蓄將帥韓范二公備邊之策乞用通練持重從臣三四為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計遇軍興則正以宣撫之名或用大臣宣撫則俾為判官參貳又言宰執日見天下士而偏俾將校未有登其門者宣令款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在帥臣方面于外亦責其薦凡侍從臺

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路總領到任半年各舉勇畧之士籍名禁中以備選用皆深契聖意進選德殿六箴曰政令聽察財用審慎極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于始無忽于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為務而後風俗羣臣章奏多應事故誕謾無實願依真宗朝籍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虛言不敢進矣及在經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文并隨義口奏之事錄本進入以廣聖德而盡儒臣之藴在西省

尤多嚴執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下有援例陳乞旣降
特㫖雖其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審覆公言此非所以
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
議荒政公引太宗皇帝救災之舊條五事以獻其說州
擇監司郡守謹盜賊嚴賞罰逐鄉算塲以定分數而寬
稅賦之期量行倚閣且乞減諸路丁錢米出空名告身
以誘募入粟寬飢民强貸之黨毋久繫囹圄以召和氣
皆切于用者又進嘉祐中置寬恤司故事上顧問甚至

因條上其詳曰此固根本護元氣者也願置一司于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來付館職二人編排而侍從二人看詳陛下舉大臣審擇罷行之歲計之有餘矣復論私糴之擾輸納籍沒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靜之吏以寬民力奬正直之風以作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賣鹽以惠其鄉時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賞公曰此末也獨責緣互送之饋可革爾悉見聽至造膝密陳有家人不得覘其橐者上深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

年大疫遽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夫予者皆失聲墮淚詔贈四品推恩其後所以賻卹之特厚始公遊行愛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舉福鄉泉山葬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祔于泉山敕建康府為辦葬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為甲姓五代末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珙祖涇皆隱德于鄉累世習善行以不殺為勸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子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當紹興

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敦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敦禮為諸王宫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遂正字于祕書省逮還朝除擢皆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典内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公愽覽强記為文敏贍甞倣漢魏至唐為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于時又以司馬公資

治通鑑于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為總說一代之末為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鑒中羣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集文若干卷内外制藁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母陶氏贈安人娶軍器少監錢俣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兄之沒也公悼之甚誓以巳之恩先與其姪令

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葬也士友相率為之請銘是重可哀也銘曰

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識細馬歌詩鉅典冊
皇猷帝謨茲潤色猗嗟崔公學允力辰哉遇聖譽斯赫
玉堂增官首其直温然珪璋藴其德從横詞林論皆益
帝眷之隆且丞弼年方剛强衆所惜生淮之壖葬于溧

中奉大夫提舉武夷山冲右觀王公墓誌銘

隆興改元天子登大寶恩沛天下全州守臣獨失撫馭

賞賚不時給軍士李明等怨憤唱亂盜庫兵辱長吏傷其家屬通判州事到甫數日力不能制則以姑息好語諭之曰朝廷知曲在太守矣若輩非得已必不加罪幸毋殺人毋縱火也于是明自號提舉都官脅都虞候鄧福為之長假犒勞以取帑廩假貿貸以取民財而選其桀黠陰伺郵傳凡遞角至先發之而州縣以事報上者追吏竄易悉如己意内外恐恐諸司不能制湖湘之南駭愕傾動已而朝廷既罷守臣欲擇知畧可倚者善其

後時中奉大夫王公待知全州素有能名磊落喜任事尚一政未當赴命越次官之衆以為危公慷慨就道道中廉知賊情始末連三具奏且乞以備將部兵三百取市馬于廣西為名路由清湘庶得備患而無張皇騷動之擾會參知政事汪公澈督視在荆襄上以付督視府俾如公謀公比至州偏將牛信者部兵亦至公與之約日以數十人次第過郡潛舍近郊而密召鄧州一二以為腹心從容治事如常事一日禽明等倡亂者三人鞫

問具伏梟首于市又七人杖脊配嶺表揭榜通衢餘置不問一州之人上下驩然若更生當是時微公謀慮周密莫而後發不苛不擾則軍與民殆將均被其禍也士大夫始服公之才為可用名聲喧傳而公推功其下被賞而官者三人有旨加秩一等任滿陞擢公則又曰賊之不殺縱火者倅韓慤胄游說力也願以予之慤胄由是亦受進官之賞其忠信不伐如此未幾除湖南路轉運判官移湖北路兼知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嶽州

陞辭上記之曰是有功于全者也即改授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得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者再淳熙八年七月一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四累階中奉大夫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公諱次張字漢老世為濟南長清人父諱衣尚書刑部侍郎贈少師祖諱宿武學博士贈宣奉大夫曾祖禕异中散大夫直史館贈太師妣何氏贈魏國夫人少以侍郎恩補承務郎穎悟有知識喜法令習之遂中刑法科歷浙東及湖南提

刑司檢法官覆獄事號平允不務刻深郴州以三重囚
來上公反之得不死負其才氣勇于有為耒陽羣盜充
斥使者檄公合巡尉兵討除之辟廣西經畧司幹辦公
事帥胡舜陟節制三路平寇賀州公密賛其畫甚多安
化蠻賊蒙自由鼔萬衆破宜州鎮寧寨公督戰破賊斬
獲甚衆遂復鎮寧即通判宜州繼通判肇慶府靖邵融
三郡嘗言小使臣詐冒之弊請身故即批其付身又言
溪洞蠻詐為漢官倈子帶家屬止鋪驛以誘市吾人一

為奴婢用以祭鬼請嚴為禁三縣失察此當官之賞悉不與為轉漕鉏奸剔蠹事加約束纖微備舉至罷麴引印賣官以紓紙錢民力朝論欲募敢勇千人屯豫章公率諸司條陳甚切以謂江右盜賊多凶惡逃亡輩復置以為軍歲久連結窺伺可不慮及相度于九江興國之間松山口置寨駐兵百人絕茶商嘯聚之路則曰此所急也朝廷皆是之大抵興利除害常切于心而仕多在湖熟于事宜方畔兵鴟張莫敢問詰談笑指揮不見難

色被命江西日條上六事則乞守臣節制駐劄軍將進納人押綱運始許注授郢州置轉般倉以貯荆襄粮運籍競渡游手以備水軍極言綱馬致斃之由上悉開納而與國守者告公移書問事為私朝廷雖以鐫官罷守而公亦因是退閒自頤其老曾未數年疾不復起嗚呼可勝惜哉子男五延年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延壽通直郎知邵武軍泰寧縣皆前公卒富從政郎撫州臨川縣丞後公半月亦卒獨第三子從事郎靜江府臨桂

縣丞延之與幼子登仕郎延嗣在女四朝奉郎通判明州汪懍通直郎知岳州華容縣鄭景山奉議郎通判房州趙伯厚迪功郎新臨安府司戶參軍趙師周其壻也孫男七久大從政郎新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至太保大皆將仕郎功大彌大皆登仕郎宏大亨大尚幼孫女五長適迪功郎范子永次適進士張蒙餘在室曾孫男二均塤曾孫女一公嘗寓衢山會稽而買宅于信愛其風土家焉遂葬于上饒縣乾元鄉官源之山娶

李氏封令人前卒于靖而寄于衡山延之從公治命間關奉其柩以合祔云淳熙八年十月庚申也銘曰

士之遇事每辭于難利器所施節錯根盤有如王公毅然可觀談笑臨危懦者汗顔其在小官執法言言人皆刻深我獨恕寛其為長吏廉而有制匪利之掊惟民是惠既壽而臧子孫滿門得無陰功逮其後昆自濟之陽來家江東息焉藏焉寧為不逢

高郵軍曽使君墓誌銘

曾宣靖公相仁祖致太平晩預定策賜號亞勲其子孫儒雅才業自為世家宣靖之子諱孝純者君曾祖也仕至光禄少卿光禄之子諱宜者君祖也仕至尚書虞部郎中虞部之子諱恬者君父也字天隱方崇寧大觀間天下學者趨時好溺王氏新書以弋聲利姧臣擅朝政至禁錮諸儒之説俾不得傳而天隱獨欲探性命之理從上蔡謝先生龜山楊先生游以講明聖人之道善類至今稱之以其字行而留落不偶僅為朝請郎知大宗

正丞以沒其身後之澤始及君也君生五歲喪母李氏哭泣哀慕不異于壯者宗丞異之俾從名士關注學再舉進士不第則歎曰舉子之文務應程度豈若求吾所自得哉益誦書史欲見諸行事起家監潭州南嶽廟調錢塘縣主簿錢塘在今為赤縣小官吏奔走不復能顧其職凡輸送之籍率不時注民被追擾甚君則督例注籍惟謹至日夜稽攷或廢寢食府尹趙子潚號嚴明遇僚吏不假詞色惟于君頗盡禮時俾攝其屬以自近就

差衢州西安縣丞樞密劉珙侍郎周操相繼為守皆器
愛之屢決疑獄于旁郡用薦者改右宣教郎知湖州安
吉縣浙之劇地民悍吏猾事叢集不可區别宰得善去
僅一二君獨以寛民處之乃坦坦服化鬬傷為减獄罕
重囚至以空閒乃新縣學舍延俊秀勸以向道藝務為
善民相率詣部刺史乞留君近臣亦薦君可應監司郡
守而君之從父丞相懐適參大政以為嫌僅除君通判
臨安府其佐府事裁决無壅總工役新垂拱前殿建太

學御書石經閣皆以辦治受賞秩滿除權發遣高郵軍陛對即言天下之獘莫大于無實今士大夫議論非不激昂可喜而職業類茍歲月且引漢文帝因張釋之言不拜嗇夫之事為證願奨敦厚抑虛誕以變風俗又言兩淮州縣類多掊克資妄用徒知修城池闢田野為邊備然不知民和邊備之本也上異其言稱善久之君既至郡即以鎮靜不擾為先率斂横取為戒而游謁餽餉一無所問先是帑庾空乏官吏營卒俸不時給君曰吾

不妄取亦不妄用也釋民之負官錢貧窶無所償者凡數千緡謹征榷簡燕集罷工役持之僅一歲用果有餘歡呼之聲聞于道而不幸君已疾病矣君雖寛于治民而嚴于馭吏邑尉有非理掠里正致死者數持違官書來掌酤手按犯罪請以功贖君一不顧而竟寘于法人用是服君之平莫敢犯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治所郡人相與罷市哭之官朝散郎賜服五品娶陸氏處士逵可之女封安人君性友孝温厚長者喪宗丞廬

于墓左三年與其弟居終身無間言先世之産遜而不取其仕于州縣雖上官屢知不肯務合以求進平生喜書札有楷法然與子弟書僕隷約束未嘗輒草所為文有約齊藁若干卷而教其二子尤力其長者年次延年同時貢名禮部入太學有聲塲屋女五適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叔介承事郎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王鎿進士毛适元粹一在室孫男四郇邲郵郯孫女一尚幼而延年後公十九日亦卒耆年以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奉

君之喪葬于平江府吴縣南宫鄉香山之原其世次鄉里國史有傳曽祖與祖則皆贈右正奉大夫曽祖妣祖妣趙氏同姓而異族皆贈太碩人考累贈朝議大夫妣贈恭人君則韡崇字希元春秋六十有六云銘曰

曾出温陵其胄奕奕一門嶻嶭逮兹七葉大者廟堂次亦侍從光禄虞衡慨已弗用丞于大宗既未省郎孰謂使君不寘周行藴徳抱材粹然温淳百里一州惠及我民議論不詭達于帝聰自其家傳以孝以忠不即厥身

子孫是宜君雖已矣後為可期

朝奉大夫軍器監丞魏君墓誌銘

君諱叔介字端直世為建康人以其考葬王父于宣城縣因家焉遂為宣城人王大父贈太子太傅諱覺夫人陶氏贈于文安郡王父贈少傅諱樞夫人林氏贈于慶國考則諱良臣參天子大政為學士資政殿贈太保謚敏肅君于敏肅為季子生十二年喪其妣秦國夫人趙氏哀慕如成人既長侍敏肅疾至刲股為藥餌刺指血

寫佛書祈以已年延父之年舉族稱其孝舉袁晝禮事二兄悌睦人曰是可移以事君矣初為南嶽廟者再服除得監左藏東庫待次省罷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南廂最號劇衆謂君始仕為難君強敏自奮裁決無留壅老吏畏戢一時貴人賢公卿稱薦之異時頑惡好訟者噤不敢逞閱再歲無一事審訴于府于臺省而君持以無私始富商訟牙儈乞取積其贓至數萬緡監繫累年餘百家貧不能償君為請于朝釋之然挾權勢以

隐征者則正色究理不顧有炭賈以萬斤入市曰此某官所市也君倍罰之巨艅載海物揭黄旗于上每曰進御而私售自若君不問其詐第籍其有畫輸内東門奬遂革江潮囓岸壊民廬東宫領尹工部侍郎沈夏貳府事晝以屬君他官特往來視役也御府賞賜以香茗緑幣君以石貫堅木為岸心築碎石以易其舊第賞乃居次君恬不問提轄榷貨務都茶場嚴私鹽之禁舊例獲鹽類雜砂礫以增權衡之重務加其罪君悉除之試補

吏胥私託一不受曰吏不嫻會計害可勝言哉頻歲課不登增入至二百萬緡遷軍器監丞其以軍器物輸者定為先後程日綱吏舉無滯歎淳熙四年正月幾日以疾不禄年纔三十有八也嗚呼以君之才而資孝謹閨奥有立方寢用于時使壽而光顯顧可量哉君初以父恩補承務郎嘗從所親使于敵以榷貨贈羡皆得賞積階朝奉大夫其始仕也修贄以文謁黄尚書通老黄公留語終日亟稱不容口最後與司農韓卿子雲厚善朝

夕往來遂以二女歸君之二子葢君好學不倦攻苦為文詞而疎于財利務周人之急或有勸其增治田産則謝曰吾藉先人業懼亡以堪也臨終顧諸子俾務學而已有定齋耘藁幾卷藏于家娶曾氏朝散郎權發遣高郵軍崇之女封宜人四男子大中承務郎監常州在城都稅務剛中從事郎秀州華亭場支鹽官執中文中皆將仕郎二女子在室大中等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君昆山鄉衮山之原而未有銘為之銘曰

惟材之良梗柟豫章培之拱把仰為楹梁匪繄斧斤缺折用傷魏為大名其系煌煌有偉敏肅勲登廟堂施及厥支宣大而昌矧其春秋甫仕而强矧其才能既試而張剸劇治繁則莫不長弗予其年曷希其光塞之必流後其益芳

朝散郎祕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蘇公墓誌銘

蘇文忠公以文章冠天下士大夫稱曰東坡先生而不

姓也中興渡江始諸孫有顯者其二曾孫隔在許昌相繼來歸才望表表著見天子識而用之一曰嶠字季真歷諫省給事黄扉待制顯謨閣次則公也諱峴字叔子兄弟一時馳名其任海陵縣丞日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宣諭淮東薦之曰蘇軾為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操履綽有典型願加甄録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垂拱殿言合上意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也其主簿太常寺在職逾年嘗論考課法乞

赴選之官具前任五事簡平允之士以為廷尉平第知縣之闕為數等以選能者將遷大理正以女弟之祈便親養朝廷以為太府寺丞而待其次既而外舅曾丞相懐長民部引嫌易將作監丞因論對則曰治道貴持久也常人之情恨不成于頃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妨遠圖也語益切至人以為難知卲州數月丁内艱掌舶貨于閩趙丞相雄為樞密又薦之上曰朕記其面也召見曰卿可謂清苦有立矣除吏部郎卿于

太府由福建轉運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在宜與職名執政未及擬詔充祕閣修撰然後知公之簡于聖衷蓋久也而公舊苦肺疾以哭兄逾戚連歲屢作淳熙之十年也六十有六矣疾旬餘卻醫藥不肯視曰東坡之年止此吾何德似之屏葷茹冠櫛而逝十二月七日也將葬諸子以銘為請予與公既故且親同里閭共庚甲也其何可不銘公為人清澹寡欲氣正而言直在官以廉居家以儉接朋友以信義恬不

務進取故自奉常辭正而易丞由寺而移監未嘗一以介意方曾丞相當國每以正論助之人不謂其子壻也竟以嫌引去其提舉福建市舶前官有以歲市乳香增數授貼職者公至增至三十八萬斤不肯自言還朝主吏部右選武臣類不知書所理多不伸公悉意直之或俾召保任而行吏莫敢肆在太府同詳定敕令遇遷官輒蹙頞不怡累日曰用既逾分矣祿不及親何益也蓋公實文忠公季子斜川公諱過之孫諱籥之子季真為

母兄其還自北方而文忠仲嗣無後以諸父之命後之從祖侍郎公遲郊恩任公祖諱迨朝散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妣安人歐陽氏考諱簣將仕郎累贈朝奉大夫妣太恭人范氏始文忠愛陽羨山水買田欲居僅數百畝屋數楹也而家于許昌至離亂駕部即世歐陽夫人始居陽羨大夫早世妣復守志公奉二夫人盡禮無違歐陽夫人既終公以孫服喪益治其生事而范夫人一女甚愛納壻與公同居三十年舍以正寢而已造室于西

偏雖百錢斗粟非夫人之命不擅取予也閨門雍睦人所歎羨初為鹽城縣鹽場罷舊例之不可仍者自以家貲買小舟部譁場吏始知有上下之分課以充羨及丞海陵都督府下淮南帥司市馬檄公定價公釐為三等帥謂可損公曰馬求諸民擾矣況重損其直乎公去縣境鹽戶率錢為贐公悉拒謝之時郡方以事閤公俸聞是愧而還公船使之不謹多以私市珍貨為利公則自食物外一不以市令丞相梁公里第與司為鄰嘗和公

詩戲曰只恐歸無荔子圖言公雖荔枝不肯圖畫以歸也公學有家法喜賦詩自童稚出語已警拔晚淳淡不事雕飾有綺語編僅三卷曰此吾以適意也時夢與羽客唱詠飄然有出塵之想其論事于朝則重縣令之選且言人材所以濟治功求之則是用之或非與循吏能吏之辨析蠲兩淮旱荒三年之稅又言將軍子弟恥武技而尚文墨緩急無可用乞今統制官于部曲各舉所長上甚嘉納曰文武一道東坡詩固有云也請罷州縣

市令司遂行于天下文武提點刑獄不兼置後亦行之上嘗問邵州瀕溪洞當用武臣與否公言文武惟所擇然州縣之與溪洞接者法嘗禁僧道技術遊士往來食鹽官亦置場貿易今稍弛矣願嚴之其將赴舶司上詢以舶商事則曰不敢以道路之言欺陛下也俟至部講究以聞議者歎公忠實既還始奏二事以鬻貨售于一路而勿拘于置司之地舶務官通于四選而必經任者皆見納大府市藥材于雜買務得不以時公曰藥以治

病茲實惠及民者也請用舊法市于外戒監司郡官不得以私意易置縣令閩之漕計以鹽莢而州縣積負公奏除十餘萬緡江右俗號嚚訟公為條目揭道周有投牒不應法令皆拒斥之其語頑而貌很者面諭以理往往愧謝而去訟亦為省平居誨諸子以履踐為先詞章次之嘗曰忠孝本也不務本而事文所謂書蠹是巳娶曾氏贈恭人先二十年卒男六人枘迪功郎嚴州桐廬縣尉格以繼季真而夭石以繼族兄奕世迪功郎監行

在省倉下界極將仕郎栘杞皆進士力欲自奮公有遺澤相遜而未承也公之教為可知矣女一適施槩孫男五孫女六枘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興縣芙蓉山南平之原且以曾恭人祔焉不祔則云曾恭人久為祔于姑兆不再舉也之銘曰

嗚呼東坡夷夏知名況其子孫且有典型典型伊何見于三世季真叔子實令兄弟季固顯矣公僅九卿廉以篤躬孝以事親澹然而和介然以清學非嗜書志在力

行自其少年亦以詩鳴陽羨之濱吾祖有田進退裕如
若將終焉其逢允時其命則天凡今之賢豈不富貴公
雖未極視以弗愧尚其後昆克紹其門墓隧有碑公亡
有孫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一

南㵎甲乙稿卷二十二

宋 韓元吉 撰

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建寧府周公墓誌銘

公諱自強字勉仲世家衢州江山縣其任尚書屯田郎中贈正議大夫者曽祖也諱源中奉大夫直祕閣贈金紫光禄大夫者祖也諱彦質迪功郎徳安府司戸曹事

贈中奉大夫者父也諱夫亨公幼績學能文伯父舍人公離亨甚愛之嘗曰吾父與祖及吾伯仲皆以儒登科獨吾季未試而夭能大吾家者其在爾光顯乎以其遺恩奏公調興國軍大冶縣主簿蘄州司法參軍嚴州桐廬縣丞既而從進士舉不利慨然以應刑法遂中其科授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入大理為評事用薦者改右宣教郎授淮南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再為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又遷正號稱其職擢刑部員外郎陞郎

中上即位兼權大理少卿請外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乾道元年被召命俄以郴陽盜發例降秩明年復召用
為大理少卿四年改領右治獄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
加直祕閣未幾又召為少卿同詳定重修敕令除直敷
文閣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改廣南西路提點刑獄九
年召為大理卿淳熙改元獄空被詔獎會刑部侍郎缺
執政猶擬公兼之上曰周某明習法令即除公權刑部
侍郎而兼詳定敕令提領左藏庫以獄議不合請祠甚

力明年除知寧國府未赴改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踰年加集英殿修撰寵拜敷文閣待制再任而湖南東西盜相扇竊發陳峒徂封川暾德肇二府公激厲諸將敗之于三江又敗之于盧田李接繼作狂獗尤甚有旨命公以摧鋒軍會合公遣將張喜迎挫之于緣務接以竄逸而獲于鬱林當是時兩路雲擾而番山中居屹然數千里倚以為安賊既平公即疏論摧鋒軍既少且額猶未足宜足之而增募義兵四百駐于英連以制

宜章盜賊上賜宸翰皆如公請進龍圖閣待制而以屢丐奉祠七年十二月移知鎮江府又以先塋田業在焉為解改建寧府至則疾復作以八年十月四日卒于治寢享年六十有二官至中大夫職冠待制于龍圖閣爵開國江山縣子食邑五百戶贈正議大夫嗚呼自古法家多刻深而公兩為刑使之屬再為廷尉平四為寺長官以至司寇貳卿之選無秋毫慘其治獄則先屏姧吏躬聽斷務得其情編配入贓償監繫無已者悉奏蠲之

及其議獄也大理有阿楊殺小兒案而公以為可疑不顧衆論爭之引向敏中錢若水所讞獄疑二事欲傳中孚之義緩其死以俟小兒之獲否然後處刑不合竟去葢治心之厚如此在廣西請均民户身丁錢米之不實者而正其籍嶺南號瘴地西境尤闊遠民病皆飲水而無藥餌公始乞置惠民局于諸州而州以常平錢五百緡給之市藥俾同判或幕職專領人賴以濟論繫囚笞掠凍餒之罪獄官以計分奏裁先是仕嶺南之貧者物

故其妻女或不能自存至誘賣為婢妾公奏立法禁使得自陳官為賙卹嫁之然遺孤有地遠不能歸者則置庫號接濟計口賑粟米俾獲度嶺而北亦倣江西轉運菂輝所請取之公庫而公懼其不能久也為之措畫凡巳俸之外舊餫有不可受且不欲驟異于衆者積而儲之得錢八千緡置田三十頃以請于朝刻石具記專為此費而不取于他司不得以他用于是遂為一道羇旅孤嫠之利人之頌公陰德為亡窮然公之治廣也罷入

邑豫借之賦輸米之暗增其耗者務為寛政而用常有餘雖監司亦疑而問其故公笑曰是無他術惟擇僚吏之賢委而察之使財賦不至欺隱則用自足爾識者以為知言以暇日修治學宇創二亭敞一齋儲書備器用以誘勸其來者始廣之進士二十年無登科矣至是預春官之第乃兩人士風翕然大變浚南濠以疏其惡決渠流以通于海嚴水軍之律無敢盜販治逃卒拘之摧鋒軍内外漸漸安靜而公視公帑如私藏一毫無所妄

費持已嚴潔兩兼市舶清譽尤著州治有十賢堂祀晉至唐牧守之有名者公又集本朝潘武惠向文簡公而下八人繼之而士子因欲祠公像于學以為中興以來未有久任之美如公者也而公力謝止之及移丹徒邦人竟為之祠云初張致遠之為帥也嘗招海寇之餘黨置海嶼曰大奚山縻以効用之名而實無所廪給遇歲饑或間出掠魚鹽之利言事者指為公病上察焉第降一秩公恬不以辨至建未暖席方盡還軍食之負而戢

鹺商之盜使公且壽而得盡其設施于時其功効奚止是哉然公之曾大父好賢樂善推重于鄉閭歐陽文忠與諸名公為賦萃賢亭詩大父著文名嘗守循州有善政蘇文忠公以默化名其堂伯父則舍人儒學入侍持節四方攷其世德厥有端緒至公登法從蔚然聲稱信如舍人所期而舍人無後公遂以一子嗣之曾祖妣江氏贈碩人祖妣趙氏永嘉郡俞氏滎陽郡皆夫人妣王氏令人娶徐氏贈令人子男四待聘修職郎處州縉雲

縣尉待問修職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待舉將仕郎命繼舍人者待取承務郎女五壻則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吕友直迪功郎新南劒州將樂縣主簿宋世本其一早夭二在室孫男元老彭老女尚幼淳熙九年八月壬寅待聘等葬公于其鄉之齊山峰立請銘予與公同在郎省先後為理卿今同寓上饒其何可辭銘曰

國朝議法始亦付吏逮我神宗設科取士士習于律或嚴少恩寛恕不苟亦惟有人顒顒周公少以學文漫然

應之則以致身殄厥治功有仁有威肅穆循和抑為吏師公在廷尉出入四至進退裕如卒登近侍公在番禺偃息六年不貪于泉追蹤昔賢帝曰來歸牧我近甸易藩之潛曾未再見天不我留逝于武夷嶠南之民有公是思凡公施為實本忠厚明耆其齡宜衍其後江郎之山倚天巑岏其别曰齊公墓在焉

祐甫墓誌銘

祐甫龐姓謙孺其名祐甫字也𨽻州武夷城人皇祐中

有相仁宗而公于潁國諡莊敏者其曾大父也潁公之子朝奉大夫諱元中者其祖也大夫之子忠訓郎諱敏孫者其父也祐甫少孤留落四方紹興十年季父莊孫以明堂恩奏為將仕郎明年監南嶽廟丁毋憂服除調泰州海陵縣尉代歸得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以言者罷居久之得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以省員復罷授鎮江府觀察推官官為右文林郎如是而止爾然世之稱祐甫者以字不以官知祐甫者以詩與

文而祐甫性敏悟讀書過目輒解為詩原于古樂府有自得之妙為文欲如先秦古書雅奥而竒出為騷詞屈宋以降則不學也皆不蹈世俗畦畛不肯以近代文士為能以是議論輒驚人往往憚與之交及見其作無不愛也始猶有田可食既運蹇不遇鬻幾盡屏居吳興山間屋僅數椽妻子不勝其憂好事者至則典衣具酒論文誦詩終日不厭親族有不能葬者亦質田助之旦起蓬首曳杖吟哦草中田野之人識其為祐甫也乾道三

年權監饒州景德鎮五日而病作既革尚能為字以託平生所厚故人曰得錢五十萬買田以活諸子吾死暝矣既而祐甫果死予為遣吏獲其喪歸且歛故人之錢以累萬燀國瑞買田付其子而吳興士夫又合力葬祐甫于周塘村其母夫人塋側葢莫不哀之始祐甫挾其詩文遊行都市諸公貴人倒屣願見未及有所薦引已復排去去而不復仕矣天下之窮有若是哉彼富貴壽考而無祐甫之才者獨何人耶祐甫晚好釋氏學每嘆

曰吾生甚不如人死必求所謂極樂國者其在村落爲念佛之社將死氣僅屬囁嚅誦佛不休問以家事不對也祐甫歷官不再其在海陵不欲以捕盜受賞邑有妖神降于尉卒女子祐甫取其像鞭而焚之母夫人宗室近屬性嚴重既寠甚欲攜之依他人祐甫拜而請願獨居以養其艱食盡力閭里葢難之及夫人之喪乞貸于親舊葬祭甚備其妻嘗歸寧祐甫與約吾毋練祭則來已乃踰期祐甫閉門謝之曰若忘姑矣妻從閭中哀祈

千端竟不顧其介然自立如此祐甫死時年纔五十有一葢三月某日也葬以十二月十三日再娶林氏子四人師憲師亮師潛師易女二人未嫁有白蘋文藁十卷詩說西漢刋誤睡起録皆未成書祐甫于交游寡合而于予兄弟特善其年有病疾輒以其文藁屬予序且丐銘其墓予每謂其不祥未嘗答也今遂果然矣悲夫因收涕作銘以成祐甫之志而鄱陽章甫冠之為書于石冠之昨與祐甫俱客于予曰老者也予潁川韓元吉也

銘曰

吁祐甫才允良命則窮文有光抑而信道之常奄不復

世用傷校彼庸孰在亡安求旃霅水陽吁祐甫永此藏

韶州太守朝散大夫汪公墓誌銘

公諱杞字南美新安汪氏也英濟王七世孫景徙于婺

源縣景生高高生濟濟生丕丕生惟良是為公曾祖隱

德不仕翰林侍讀錢醇老嘗表其墓惟良生叔漸是為

公祖以子贈奉議郎叔漸生路登紹聖四年進士第官

至承議郎知信州貴溪縣是為公父以公贈至銀青光
禄大夫宗人翰林學士彥章稱其人以比元魯山娶萬
氏贈蘄春郡夫人張氏贈大寧郡夫人寧生四子公其
仲也舊名利國少篤于學方朝廷興舍法于天下公與
兄利往俱選上舍繼而入辟雍解于開封府建炎二年
太上皇帝龍飛策進士始中第授迪功郎南康軍司法
參軍郡經李成兵火大將韓忠武公提軍數萬過郡趣
軍食甚峻守懼不給至乞祠公始仕獨毅然畫策請税

商船盡輸米以濟用度檄公攝倉官應之軍士譁不可止公呼隊長諭之曰籍名有姓名在也一不如律案其名告大帥申軍法矣皆噤不敢出聲自卯漏下至五鼓乃畢人服公可馭衆任建州崇安縣丞縣庫陷失緡錢踰數十千公聲色不為動第責庫吏限一月俾輸時建守魏邦達治有威嚴欲逮繫之公啓曰是無益也積弊至此願聽其所為不效則寘獄未晚既限滿果盡得之有兄弟五人訟家貲累年不能決公列之庭下舉唐賢

韓思彥飲乳事訓之皆感泣遂均産課民藝桑柘十六萬株守及諸司競論薦改右宣教郎知饒州安仁縣縣因寇退後版籍焚逸産税之數殆失其半冒佃匿税餘五萬緡民輸絹及苗役悉增于舊公括而正之一絹減税錢三百餘苗米役錢和買十減其四而豪戸兼并所不利相率騰訟于朝事下漕司委郡丞來治謂公必有妄用公謝曰一錢出入有簿籍在請以姓名所輸揭諸鄉有不實者當盡訴矣乃無一人訴者上下彌服公即

興縣學以誘勸其俗略無懲治之意貴人寓公莫不譽歎知建昌軍南豐縣其治如安仁民以孝行著者凡十九家根在逃絕戶亦萬餘得稅錢六百緡米二千三百斛催稅之長始無償納之患屬歲旱發廩賑之活數萬鄉民為立生祠易縣橋以石梁以公名有宿寇張小者據巢穴幾二十年公合弓兵一戰平之時經界始行不擾而辦鄰邑皆來問其法逃戶復業者四千三百增桑柘四十萬修水利四百餘所由是監司以公治狀上聞

遂籍于中書後十有五年公赴官廣東經南豐百姓猶遮道送迎頌公未忘也知信州玉山縣以其餘力新縣宇葺館舍整塗路之阻而獻言者欲開運渠自縣以達常山公則拒之曰是不特勞民費用且壞人墳墓甚衆而山徑高險皆石亦豈能通也議遂格會鄰境有惡少奪食頑民鄭一龍亦嘯聚為應公捕誅之百里乂安通判肇慶府一日海舟數十百奄至若有異府洶懼失所為公單騎走岸次嘻笑諭之衆皆靡去被檄攝英州閱

再嵗有惠愛既還里中則曰吾老矣築室治竹石聚書萬卷以教子弟延賓客飲酒賦詩自適朝命除公守韶州竟丐祠禄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四武夷山冲佑觀者一當淳熙二年太上慶壽恩霈以龍飛榜進秩而徽州守臣應詔以公年雖七十歷官治績精力尚强可選監司郡守亦莫能起也閒居二十年康健燕怡與其室黄夫人皆上壽子孫數十侍側澹然無聲色之娛鄉閭敬之若父祖嵗饑大家務閉糴公獨發私廩損其價以惠

貧者兩邑令至謝于門今年正月考妣加贈恩至猶與族姻慶會自以致家布衣叨世科雖不及養而贈官封邑俱至二品諄諄有脫文此處疑九十有三官朝散大夫賜服三品有詩文數十餘卷藏于家娶黃氏同邑進士造之女年亦八十九矣三男子邦俊迪功郎南安軍大庾縣主簿邦直當以遺恩受命龜齡舉進士有聲三女子壻則進士黃欽承黃時心左宣義郎簽書桂陽軍判官方正已孫男七詠謙諤該誼詞訓孫女七長適董𤍽次黃

玠次夏朝宗餘在室曾孫男三女二公性介直資明敏歷宰三邑半剌二千石皆以廉能稱其治邑先教化必更學舍招延士子至今安仁之學冠于諸邑銀青公在小官有謂之真清者公因以真清所至榜官舍為名其貳肇慶為直南恩守訟事守以厚餽為謝力辭不受出行屬縣宰有以白金二百星助公修廨者公斥寄之軍帑後宰以贓敗人始服公不負于清名當路公卿知己論薦亦衆而不肯俯仰以求用老而靜退自營壽藏于

所居之近獎山造僧庵築亭宇甚備至是以十二月壬申葬焉予頃在信幕公為玉山熟其行事往歲過其鄉見公猶精明未衰也今夏如宣城再經其門聞哭聲則公喪既數月矣因于其家而哀之及葬邦俊等來請銘

銘曰

汪姓之原踦能孰干自隨迄唐盛于新安既祀既封我朝而王將相文儒顯以四方惟婺源宗十有五世聯芳登名父子以繼嗟哉韶州廉介特立晚秉一麾早喪三

邑善政美才足用有為蘊奇于衷曾莫究施黄髮鬖然世其真清樂于家林壽幾百齡有子曁孫足大我後天祐善人豈惟其壽奬山嶢嶕自營其藏閭里敬思公為不亡

朝奉大夫新知泰州宋公墓誌銘

宋姓自陳州南頓來寓上饒築室城南而葬于德源之山益左中大夫直祕閣諱孝先者始也祕閣生三子其長與仲亦典州治縣有聲稱不幸相繼以殁獨其季以

才諝聞于時淳熙九年由澧陽守賜對便殿天子喜其對以為才可用在近制旣歷郡則應郎選而公恬然復以郡自乞執政驚嘆曰是何取之廉耶為擇近次畀以泰州旣歸閭里之賀客未竟公得暑疾暴下醫亦易之甫數日遂不起向之賀者皆失聲悲咤不特為家氏惜也將葬諸子來請銘而予之居幸為鄰又與其兄弟往還亦舊義不可辭公諱适字叔敏即祕閣季子也少嘗舉進士不利乃求為有用之學聞其鄉先生遼于易數

者往從之遊得其說甚富既而補祕閣宗祀恩調溫州支鹽食所隸故多亭戶逋新列裒白金以為費至公獨不受籍其數還之衆服其廉三年不敢慢易宿弊悉除歷饒州軍事判官饒號劇郡且刑獄坑冶二使者在焉獄訟不得自專每有問不以罪州則以咎幕職公從容其間辨析無撓嵗小歉元夕攝守者尚欲張燈華飾且具公歛扳爭之屢卻不顧卒從公議諸司用是知薦秩滿改古宣義郎知邵武軍泰寧縣在閩為岩邑或勸急

財賦綏民訟者公曰此俗吏之為也悉意聽決務遣其平則修學校迪諸生以禮義是歲鄉貢邑之士為多間擢第春官既代者將至鄰邑伺其便挾上官勢欲以鹽數萬斤寄售公拒絕之然後以印付代者民為立祠記其事得通判靖州靖荒遠有夷獠難馭銓部偶許其闕親舊謂公曰是道傍苦李也公曰吾貧仰祿所願施為以報國家亦何擇馳單車就道既視職俄報洞賊入寇衆號二萬公度主將不任事勸其在告以事付我因求

所以致寇之由命鄉老往諭之賊酋據謝曰吾州所為類若是吾忍畔乎而官軍徼功欲乘其怠擊之公曰是吾失信也異日有患將若何遂深入其巢撫定以還通判臨江軍會秋選進士公分司試院中郡支衣錢不逮數譁怒不可遏居民匿走懼其將亂公欲出視之主文者謂有法禁公笑曰輕重有權此法所不載也茍獲罪某當任之乃犯門而出徒步至通衢呼卒伍之長告以利害且曰郡帑錢不足當以吾廳錢足之衆大喜羅拜

皆歸營不敢動公密捕其首正其罪帥與憲臺聞之欲
上其功公力謝曰是彰守之過也莫不歎服知澧州亦
有猺洞之患公陛辭日上嘗諭以恩信為先公至則宣
布詔旨凡固結其心者靡不備舉猺人感動時相率拜
庭下公又思所以防制之者取四縣義勇及弓弩手分
隸于五知寨而統以都巡檢給器仗教以行陣緩急皆
可用夷獠畏戢無敢犯歲比不登公講求荒政甚至官
廩之賑頗不充敦勸豪右積穀之家皆使備糶然為定

升斗均價直雖深山窮谷置場以濟故一州之民獨無流徙歸入見遂詳言之反覆論奏至于六七時江浙旱暵上方以州縣賑濟無實為憂聞公言稱善以為才者此也公為人敦厚儒雅事親孝謹奉二兄恭甚交朋友以信義而無吝嗇然遇事有守不肯妄進取以徼名利居閒治廢田為圃藝花竹載酒賦詩與賓客遊從甚適其為郡見鄰境以發擿縣令為聲名則歎曰今之官莫難于令使其謬而不法贓而有實罷之何媿責以細故

而不復寛之吾不忍也人用是服其長者始葬歐陽夫人卜地于崇孝鄉陸村規為三壟植萬松其上時公年未四十人以為蚤公則曰人詎有不死後數十寒暑會當同歸今力所可及也然公再娶向氏十五年前亦卒既啓壙而納之今公遂處其中不謂知命也哉公卒以七月五日葬以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七官至朝奉大夫考祕閣少年取上第兩為都公衛卿持節案刑以吏能著累贈至金紫光禄大夫祖諱舜臣故朝散郎通判

憲州以祕閣贈亦至金紫光禄大夫曾祖諱良弼故大理寺丞以朝散贈至朝請郎妣劉氏薛氏皆贈夫人公之配歐陽氏向氏皆封安人子男四世譽世儒世偁世求孫五鑑鑄鏞鏗鏜銘曰

獨夫腥聞覆商鼎徽歸宗周抱其皿有氏于宋裔斯永在漢則邑唐則璟聲名昭垂業彪炳逮于我朝繫國姓惟宣暨元族之並公家淮陽系滋盛卿月煇煇近相暎子皆方州季益令承兄事親友以敬良于效官達為政

獠夷綏和民不病左符載更時遇聖年不我留逝期命

猗嗟後人席餘慶

太令人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葬臨安府餘杭縣湖西之原十有八年矣其仲子爲福建路轉運副使書來請曰公碩不天六歲而孤當崎嶇戎馬間母氏提而南盩嘗變姓名易藍縷避狼虎之暴得以全諸子也既又教之從師友追賢能齒士大夫之後僅以伯氏之恩而致封焉壽固不爲夭然

公碩冒符節躐臺省荷我朝光榮諸孫繼竊科第稍稍自振而甘毳之養乃已不及前日菽水酸寒念之痛貫心膂或達旦不寐無以自贖也惟追遠之義宜有以叙其平生說懌其善美以慰于幽宫信于後世而適奉使指留連蜀道已後其時矣今願有述也君舊嘗為鄰熟吾親之行事其不可以辭嗚呼予亦少而孤奉母而不得終養者也故見侍其親而安榮壽考者則不勝凱風寒泉之思聞悲哀思慕之言不翅如自已出也而夫人

享年又與吾母同況耳其話言目其善教與其子還往猶弟昆今白首相望其子之悲亦我之悲也顧何愛吾文寀夫人唐汾陽王之後也其世次不可詳攷而家于開封曾大父諱某為監主簿大父諱某為縣主簿仕不致顯考則諱師厚娶皇族濮王宮仲愈之女為保義郎而不喜出仕優游里閭以琴酒自適夫人天性沈靜不事華侈雖世居輦轂下服飾澹然未嘗輒衒時好故親族內外咸知其賢魏邸宣州觀察使為其第三子贈中

散大夫諱某者聘焉夫人既歸外家之族而宣州子舍素多所娶皆名家大姓獨推夫人婦道為可則益居家孝而和奉祭祀備而潔處用度儉而不陋恂恂色莊而氣平雖女功之巧未嘗自衒已能以驕人也遇人有不善私面諭之不以語于衆善則與衆稱焉舉族敬愛以為不可及中散喜交游下士酒醴之會無虛日夫人聞其與客對談吟哦賦咏必竊聽而喜為之治具益不倦靖康元年中散下世金人之禍起夫人攜其兒女六人

間關避地四方閲再歲始能渡江所謂變姓名易藍縷者皆其實也雖衣食未給而朝夕屬其子以讀書曰爾父之後不可不立也其長子公顥以取應得官至武德郎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次公碩也以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第則又誨之曰學非止一第也宜有以充之故二子之仕皆有聲稱籍甚及公碩為餘杭縣而夫人疾不起隆興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則閏月某甲子也享年七十有六以公顥通朝籍封太孺人慈寧慶壽恩封

安人今累贈至令人云四男子公顒以淳熙五年卒于官公碩今為朝請大夫直徽猷閣就差知寧國府奐其二則早世二女子嫁敦武郎吴泳之從義郎李璟諸孫九人彦緌成忠郎淮南西路將領彦縉宣教郎新知臨安府於潛縣彦銓承務郎撫州金谿縣丞彦絅迪功郎處州縉雲縣尉三人皆登進士第者也彦紆迪功郎新信州司戶參軍彦縮將仕郎彦紆彦組彦綩尚幼孫女三迪功郎汀州寧化縣尉鄒作德進士黃準從政郎龔

州路提點刑司獄檢法官王逸其壻也噫婦人無外事視其相于夫者足以知其內視其子與孫之成立足以知其教况如夫人其操行著于宗族之間而節義立于艱難之際士大夫聞其風望其門而咨嗟嘆羡之不足此詩之所以著詠史之所以紀而不遺者也其敢不銘銘曰

孝而和順而敬是為女德之令冰玉其清松柏其勁是為婦節之正有子而賢有孫而盛足以見吾母道之聖

人有一其可稱況美備而莫竝耶餘杭之阡湖水淵淵史或逸言視此其傳歟

安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姓諱法善世為和州清曠人伯父卲始登進士第為敷文閣待制贈其祖幾至金紫光禄大夫父祁歷淮南轉運知江州寓直祕閣終右朝散郎妣李氏某官文淵女也夫人生二十四年為右朝請郎直祕閣今寧國府長史韓君元龍繼室年三十九乾道八年九月二

十四日殁于寧國官舍長史將葬夫人而以書抵其弟某曰吾之娶于張也因子之議也不幸已矣其亦子為銘之葢夫人之兄孝祥妙年以文學冠多士入中書為舍人名聲籍甚方其校中祕書也某實與之遊而夫人淑稱稔于外江州擇其壻甚艱長史時為縣天台亦再娶再夭無復婚意舍人獨與某議以夫人歸吾家謂夫人性靜專且知書能誦佛經習于世故舉族人人敬之宜為長史配也既嫁而奉太夫人謹甚撫兒女如已出

遇事整然有條大小咸喜無一不逮所聞者嘗因小疾太夫人躬撫摩之夫人遽起曰姑也而以女視婦乎其何敢不事姑如母也後數年長史官荊南太夫人得偏痺之疾夫人扶掖起居凡湯劑食飲必歷其手而後進如是踰一紀太夫人既棄諸孤未終喪而夫人遂哭其兄與其女弟又重罹江州之戚期功衰斬殆不堪其憂由是亦得疾病屢作而未平乃趣長史俾為其子婚而嫁其長女日夜以為言及婦與壻將踵門則喜甚力治

其所須急者紉治補葺頗忘其勞且曰吾畢此死亦瞑矣不數月夫人疾果甚一日呼其兒女婦媪悉坐牀下告以家事諄諄累數十語而已生二女返魔去之曰是幼未有知也徒亂人意命浮屠作懺度法而侍婢擊磬聲未絶而逝男曰沆女曰妙智適左迪功郎新饒州安仁縣主簿李景和其二女則曰紀十有二歲曰華九歲矣嘗生一男曰相老未晬而夭遂以是年十二月丁酉葬夫人于宣城鳳凰山介于先夫人與長史前二夫人

塋之側長史悲不克自銘而俾某銘始某兄弟既終喪而别也夫人泣曰某已屬疾矣叔他日來當不復見也嗚呼孰謂其果然哉銘曰

潔身而家女之德事姑猶親婦之職俗澆不還世乃識鳲鳩之儀矧如一能齊死生繫學力不相夫子吁可惻兩殯之原姑之側銘焉弗忘此其室

榮國太夫人上官氏墓誌銘

夫人上官氏邵武之著姓也夫人之考以儒學奮為左

中大夫出入顯仕始大其門夫人生而静專不妄言笑

中大夫異之擇配甚久故戸部侍郎季公有聲太學以

上舍擢第夫人歸焉侍郎家處州之龍泉蚤孤而貧夫

人不逮事其舅姑遇歲時薦祭稱家有無必具以潔與

其夫均感慕不翅如逮事者嘗歎曰吾為君家婦凡事

死猶事生也既侍郎為辟雍直講季氏之宗有不令者

以其上世清平里之塋山竊售于僧寺侍郎謁告歸義

贖之禄薄素無積將貸于人夫人泣曰吾父母資送我

者以為君家助也君松櫝不自保吾安所用焉盡劃其奩以贖其山且以其餘增地甚廣置廬舍守之曰俾後世知自君得他人無敢預也于是季氏之族無大小皆稱夫人之賢且服其識至今薪𣻱不敢望其墓林曰此上官夫人賜也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經略廣州既三年得請奉祠矣未去廣而殁諸子未冠夫人護其喪獨行數千里歸祔清平之塋襄治甚備已而慨然曰吾于季氏無負矣猶欲教其子使得齒于士君子之流然夫家

無依盍亦依吾父母乎乃又挈其子間關居于邵武從中大夫時中大夫諸子皆早世惟夫人在夫人日侍其二親退則躬課諸子誦習夜分乃寐率以為常中大夫與其夫人年皆九十而終夫人始去其親之舍築室郡城聚居十指諸子嶷嶷仕有能稱相踵至于刺史二千石諸孫十餘間受命或預鄉薦孫壻六七人被服儒雅鄉閭指為盛事然不幸十餘年間三子者前卒獨季息圭侍左右夫人年已八十亦不堪其憂而夫人自少

觀浮屠氏書泊然無甚哀戚之累將終之夕僅以少疾猶合目端坐誦華嚴經滔滔無一語謬淳熙五年二月三日也圭將以是年十月某甲子祔夫人于侍郎塋北之右而來請銘始予家與夫子家同避寇邵武山谷間吾親與夫人年相若而諸子與吾兄弟年又相若也竝誦相鄰間亦同試于有司及仕途相遠吾親既下世而聞夫人壽考康寧未嘗不歎羨欽慕以為其親之榮也繼而知其兄弟夭折至于再三亦未嘗不感愴嗟惜以

為其親之哀也觀夫人所守與其自謂無負于季氏者豈不信然哉惟夫人少為淑女長為賢婦老為令母勤儉有禮法其處己莊而和其治家嚴而有則其于内外親族睦且有義而又達于哀樂死生之際其可不銘初夫人以侍郎貴當封碩人而侍郎回以封其母厥後諸子既通朝籍始封太碩人遇皇太子恩加封太淑人郊祀與慶壽典禮歷封緍雲文安永寧三郡太夫人淳熙三年封榮國太夫人春秋益八十有五曾祖諱某祖諱

照贈光禄大夫考諱�母令人高氏男四人奎承議郎
通判明州壁朝奉大夫知通州埜朝奉郎通判贛州皆
前卒者奎通直郎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孫十六人鍪
鑒鍌鏧鐅夢符鑋鎜鑒鑾鏊釜鋈鏊鍪鐅孫女八人長
適惠州河源縣令陳希黙次適漳州漳浦縣主簿張棐
次適贛州雩都縣主簿王榕次適福州左司理參軍王
浩次適建寧府甌寧縣尉宋頎孫次適隆興府新建縣
尉廖敏德次適饒州文學吳悦次尚幼曾孫七曾孫女

六侍郎諱陵字延仲云銘曰

女美之盛婦德之令其守也正有夫而賢有子而傳亦謂為全不罹于艱不踐于難行奚可言既得其寧又居其成壽考則榮匪生與樂不滯而覺道斯可學懿躅清規聲聞以垂視此銘詞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其先蓋上黨人而家開封七世祖諱崇矩為皇朝開國勳臣任樞密使贈太師封河東王謚元靖

高祖諱遵勉尚太宗第八女獻穆大長公主任鎮國軍節度使亦贈太師謚和文曾祖諱端懿任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贈侍中祖諱說任感德軍節度使考諱宗任奉直大夫直徽猷閣妣王氏封恭人故集賢校理安國之女夫人生世族襲富貴皆清儉好禮出天性而外家本儒學見聞有典型初適符寶郎錢端義生一女子矣而寡為朝請大夫祕閣修撰韓公繼室公名球字美成出入中外有名聲而一意官事未嘗問家有無夫人曰

治家吾職也盡發其積與已貲送之具以置良田築室臨州為寓居計一旦有負米輸于庭者修撰驚問之夫人笑曰此吾家租也乃謝夫人真助我者既而修撰自夔易帥荆南不起于道二子尚幼或勸夫人謀地以葬無庸歸夫人慟曰昔吾夫葬吾姑信州也盡使從焉我則無如之何聞者為出涕蓋間關逾數千里負其柩祔于太夫人鄭之側即墓所築室廬以為僧居買田數十畝給之且歎曰吾家在遠不得朝夕此也故至則流連

數月不忍去夫人不逮事其舅姑而歲時薦祭潔嚴齋
莊不啻如奉其生嘗聞鄭夫人欲飯浮圖氏且千萬久
而未償夫人曰是亦吾夫之願也顧不能遽集因以田
施疏山白雲僧舍俾收歲租以為飯僧之數凡六年而
後畢方建炎亂離夫人家隔絶道經泗州僧伽塔下炷
香于頂祈與父母相見而死未幾家問果至及奉直公
歿藁殯于南安甚久夫人歸韓氏乃舉而厝于臨川修
撰喪迎王夫人養于家王夫人年過八十疾革謂所親

曰吾生事死葬之託一女而已孰謂不如男乎奉直公嘗誦華嚴經欲百部以禳兵火之厄僅及其半夫人誦至二百部以酬先志蓋夫人資孝謹雅好佛學嘗從其徒法真乞名法因又謁宗杲于徑山得號安靖道人晚年布裘飯蔬翛然默坐或誦佛書意有所會至忘食飲也然夫人善治家凡家事細大悉有法貧泉穀米之用知所均節周旋内外親族稱其戚踈厚薄之誼論者以謂使為一男子其稱能吏才大夫決矣躬教二子以詩

書嘗撫之曰乃翁有官業聲譽在人若等無負之也既二子皆舉進士預薦送則喜曰其將有傳耶以慶壽恩封太恭人淳熙四年從其長子官于行在所得疾以逝六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七月辛酉合祔于上饒縣禪寂之東山修撰穴之左二子者長曮從事郎監行在雜務雜賣場門次歷迪功郎監湖州新鎮市女三前氏出也壻則朝散大夫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晁子健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鄴朝請大夫直祕閣孟充

孫男元芝元著元葵女孫二其在錢氏女子則嫁通直郎知寧國府太平縣詹承宗夫人之行與事元吉以族姓知之為詳故不辭而銘銘曰

惟天地義女正乎内柔則有位家則有饋去古寖邈姆訓益亡不組不紃視以為常猗嗟夫人世有令緒少為順婦長為賢母克相其良以成其家儉而不嗇飾而不華膳羞酒醴被服在體妾媵閨房率有綱紀我繩我規左右其宜自今視之蔚為女師夫人既老復奉其親誨

其二子施于後人死生常理壽夭匪貳夫人學焉蓋已
知此葬從于夫亦侍其姑鼓鍾其隅夫人所廬

安人盧氏墓誌銘

淳熙改元之七年予始居南澗有腰絰候于門而以書
見者徐姓文卿其名拜而泣曰先君子幸有契也文卿
之母將葬于玉山縣安平鄉魯家原矣願賜以銘予驚
問之則故攷功郎中徐公漢英之季子也而處州趙使
君文鼎嘗與俱來道其力學習文之善及觀其書詞則

知古義欲以顯其親之淑于百千年陵谷遷變之後者又其里人相與狀其夫人行事甚縟是可述已葢攷功諱人傑字漢英家信州玉山縣少通春秋為名進士登巍科鄉閭皆慕其文與余頃同在郎舍朝夕晤語推為長者既又同持節江東西書問往來見其家有緒有條而攷功得悉意王事于外而無閨門之慮知其內為之助也今遂見其子之立而將不墜其家之傳足以知其母之教焉夫人姓盧氏世為衢人曾祖襃祖元達父經

習儒業不得仕而其從兄驤仕至侍從有文名為衢之著姓夫人性端重不妄言笑年十七以嫁復州教授周君之才有子與女三人矣周君不幸即世夫人提其孤奉其柩由數千里歸居且十年不忍去其姑之左右逮終姑喪乃若有所不容者夫人之母徐歎曰吾女無所託矣必託于士之賢者庶幾其肯從焉而攷功久失其配遂以夫人歸徐氏攷功素薄于生業夫人治家勤儉有法接其姻族和以盡禮凡祭祀賓客人莫知其貧撫

其前氏二子如已出已乃自生子文卿也攷功既捐館舍夫人日夜誨其子以詩書而家事自任不以衣食勞其子俾求賢師友而問學焉蓋其志尚可見如此子三人禹卿廸功郎峽州宜都縣主簿前卒次湯卿文卿孫十人曰騏曰駉曰驥駟方預秋貢名餘尚幼其在周氏子則曰卬女則適廣州番禺縣丞富楫進士祝麓饒州餘干縣主簿潘漢卿夫人以攷功遇郊恩封安人年六十有四終則去年三月十一日葬則今年十二月六日

也為之銘曰

相其夫已有家矣又教其子而傳焉特未享其榮與養也是不畀其年耶悲夫

太宜人毛氏墓誌銘

趙氏之子將葬其母踵門而泣曰善罙生四年而失先君子以靖康之難先君子亦流離四方雖在濮屬五世而近孑然無田舍以依繄母氏是恃上有兄下有子姪誨之學以自奮僅列于仕矣又誨之忠勤廉恪俾盡力

焉今不幸而親不待也相與忍死以襄大事而吾毋温恭之德潔正之行懼于湮沒無聞君其哀之而賁以銘曩予守金華郡善深猶以武爵任莞庫好學而文愛其才也既而果登進士第而貳令于建安予亦舊為建安宰嘗取陸景倩事以名丞廨一堂曰真清逮今三十年邑人言善深清甚至捐其可得之俸以治其官舍為不負于堂者及居喪號慕如禮法寫佛書數萬言以為薦祭鄉之士子敬而記之則予可不銘以慰其思惟夫人

蓋毛氏世為衢之江山禮賢鎮人左中奉大夫京之孫左朝議夫夫亨之女也為武義郎趙君不僎之繼室夫人幼有令聞善女工習詩書武義任禮賢鎮而喪其前配王氏有男子二人矣夫人歸焉主饋字孤家人宜之僅十年而武義即世夫人年甫二十有七生二男一女子守義莫奪躬治其田廬以緝其生理掩關教其子外勤儉自頤日課釋老氏經刺繡其像製為幡幢貿其簪珥用祈武義之福聞其子有佳客雖手自治饌弗憚或

不如已者來戒使謝之故其子孫表表甚立淳熙之八年也夫人生朝方燕親族而善罙貢名禮部孫汝勲中取應選郵音竝至里巷懽呼以為榮而夫人澹然不為動曰此子弟之常也及在建安而善哲善慈官亦近地歲時來侍觀者以為慶謂宜見其子孫之顯且大而夫人益享其壽考也而年纔五十有八以逝向之里巷之人與聞其事也莫不哀之況其子孫乎子善哲修武郎福建安撫司准備將令次未賜名而亡女適秉義郎郴

州桂陽縣尉祝元齡次適忠訓郎監循州商稅祝九齡前氏出也善慈從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善罙宣教郎知建寧府建安縣丞女適忠訓郎提點廣南西路綱馬驛程江邦佐夫人出也而夫人撫之若一婚嫁無異儀人莫知其先後也孫男七汝勲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汝南汝鄰汝孖汝屾汝朋汝彝皆舉進士孫女四長適進士伍椿年餘在室夫人以長子陞朝列封太安人壽聖慶典封太宜人淳熙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終而葬以十

二月壬申其地則江山縣崇善鄉其山則黃岡原銘曰

正以齊其家義以廸其子潔而不渝儉而好禮宜享其

榮奚遽而止百世而下是惟德婦之里

左奉議郎知太平州蕪湖縣丞趙君墓表

隆興改元予為丞大農秋九月有持書自外至視其題

有異曰孤子趙而廉夫名者視其詞益異曰不幸死蕪

湖矣今奉其喪歸惟君與最厚顧具舟以行予大驚是

予友任卿子耶因哭之失聲遂告任卿所厚善侍御史

周元特而下與朝士之識任卿者莫不愕立聚歎以謂
任卿而止于此也明年其弟益卿既葬任卿于處州嚴
水縣孝行鄉大曲之原而來請曰葬遽不及銘也願有
以表之始予官龍泉與任卿兄弟善後官建安又與任
卿遊加密平生之交無一二數固宜為此者蓋任卿趙
氏諱彥堪任卿其字也冑出秦悼王曾祖叔昂保寧軍
觀察留後東陽郡公祖千之莫州防禦使文安侯父公
紹承節郎任卿與其弟自少來外家承節君陷于京師

母夫人吳氏繼喪相與力學取應而任卿對策居第二授保義郎法當得任歎曰任則廢學矣父母皆不及養吾何可不自立約其弟俱奉祠以舉進士凡五監廟南嶽再貢于禮部始中其科得出身改授太平州蕪湖縣丞紹興丁丑歲也任卿未登第時嘗為建州都作院郡守部刺史咸以牋奏屬之待以文士而任卿自課其職益嚴曰不可以是而怠也及在蕪湖歲大水周行田間其下無敢秋毫取于民者會敵犯淮甸大軍道邑日數

千人近鄉洶洶盜且起令移疾不視事任卿慨然趨縣
之堂上獨立指呼無一不辦治斂居民壯健者為兵列
五戍境上命土豪主之鼓聲相聞盜以不發安撫使始
命屬縣團結民兵而邑以先具告戶部侍郎劉季高按
行江東才之委以鹿角寨任卿曰寨固易事今淮既擾
矣民渡江接武天寒無食凍餒死道路是敵未至而先
害之也願以常平米賑之兩月季高是其請由是所全
活甚衆明年邊事息任卿謁于縣冀新縣學以起鄉閭

之秀者衆皆難之任卿笑曰縣官衘有天子命以主學事爲名今名存實廢得乎請無藉民力而以己力因相與出俸邑之豪于財者皆求助而學以成今參知政事虞公爲守一見喜之符檄下于邑者不他屬也既虞公制置荆襄將辟以從而任卿已疾矣任卿初以盛夏受民輸縑勞甚得疾而醫者誤投其藥縣民聞之日踵門問狀逮其亡皆抵縑于地號呼相弔以爲自是不可活也夫以任卿臨政無所自私能鈐制吏姧而得民情如

比使其致位寖高得年且永則其施設庸可既耶葢宋興號賢宗室不過工文詞察吏事類能表暴自見至仕卿則衣冠笑貌退然如寒士識與不識莫辨其宗室子也其為文瞻而蔚詩敏以妙于書無所不通而未嘗以其所長葢人遇事裁決精審優游不迫亦不肯近為名聲與之居莫見其喜慍然久而後知其益又其人方頤而博背敦敏重厚可望以功名者而官僅七品仕止縣佐年纔四十有三天之祐善非耶人之骨相抑又何可

期耶吾聞天之道吝于與人之貴而不吝于與人之壽

無以畀其身必有以昌其家則人亦徒為任卿戚戚也

娶吳氏其母舅歸州司理參軍欽降之女男三人亷夫

其長也次寬夫立夫女六人長前夭餘尚幼任卿卒以

元年秋七月十九日葬以其年十一月四日積官自忠

訓郎換左宣教郎後以年勞加覃恩至左奉議郎云

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致仕劉公行狀

曾祖昈贈尚書刑部侍郎祖逢太子中允贈左光禄大夫父撫贈右太中大夫母王氏贈太碩人公諱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名家伯祖述以直道清節事神宗為知雜御史疏新法得罪者也御史之子握年十八登進士第至龍舒守見公尚幼趨于前命賦詩操牘立就語竒出舒州撫而嘆此異童子吾宗其興既公舉進士又少于舒州四歲末冠試太學屢先多士聲稱籍甚丁内外艱跣哭就道見者為感動家

貧力葬無遺禮有司欲以公應八行選公曰行者士之常也謝不就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從多以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得監秀州都酒務人皆言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鼻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也秩滿為越州州學教授時翟汝文知州事間出所為文屬公定其藁至以詫客曰頗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于姚江傅崧卿來攝郡政書禮致公即勸傅公起義以

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傳公感慨流涕會李參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蓋不使公知建炎四年得用為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而能圖爾昔吴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曰是吴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于越吴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

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料而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公而執政者不懌也除祕書省校書郎攷試兩浙類試進士公語同列科舉方變欲文學之外通時務爾凡言涉浮靡者盡黜之既皆患無其人公袖出一軸曰是宜為首及啓號乃張九成也九成以行誼推重鄉里餘多一時聞人衆始厭服是年冬遷監察御史即

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知矣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公又上疏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頽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

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是則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心而得百姓士君子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欺則事之委靡不振者悉舉矣上覽奏嘉納時庶事草創有司法令類以人吏省記而吏生因緣欲與則以與例進欲奪則以奪例陳公曰法令在姧吏猶得侮之今一切聽其省記欺弊

可勝言願以省記之文送敕令所定而須焉公雖未嘗任言責而論事不一方手詔詢中外利害命大臣修政之日公即具言宣王内修政事者修其所謂攘四夷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言人才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在外者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

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唐劉晏法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凶荒增重監司自轉運副使至提點刑獄竝以曾任侍從官為之及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當是時雖中丞侍御史有論必咨公而後決明年秋遷起居郎奏事上前上迎語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公謝臣不足以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徵李梲與臣實同顧臣何以當此公既荷上知其在臺察已剌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宦臣

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遂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卻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益清健閲二年召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于温州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加直顯謨閣公盡心庶獄每行部其株連久繫者釋遣動數十百人守令至睥睨而民或畫像以祠公然悍强冒法者未嘗故縱越有巨姓怙富横甚致仇人于死賂二三達官求以為受雇覬末減公治之愈急屬吏咸恐公不顧卒

刑于市一路始服公之平會攝安撫司即奏疏比年帥臣權稍輕屬郡莫能統攝調兵則不遣移食則自占今既罷管内安撫矣則諸郡有得便宜指揮者亦宜聽帥司節制以革前日之弊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祕書為少監既賜對上曰知卿久外無為卿言者也公頓首稱謝居兩月復為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月也會莫將亦賜出身除起居郎公亟上奏將以太府丞驟綴從班前此未有道路籍籍

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已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與臣罷之疏入不報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徐偉達除知池州偉達嘗事張邦昌為郎者也公言邦昌僭逆凡仕偽之人皆知諱其官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足惜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遂罷偉達吕伉以大臣子除貼職添差浙東提舉茶鹽王存等非老病而罷從畢與差遣公皆謂不可至貴近之請尤論執不避其下雖小

事卷爭之孟忠厚乞試河南一郡公奏后族葉文如忠厚不可多得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禦之汪伯彦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師府舊臣特依現任執政給俸公曰伯彦誤國之罪天下共知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州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上皆為罷之武臣王仲寶等押扈衛人馬依康履例給料歷公亦奏料歷非參選不可給一二年來始以給奇功者履等非奇

功而仲寶又其屬也廖剛時爲中丞謂其僚曰臺當有言皆爲劉公先矣我輩獨無愧乎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用事者始忌公因誣公薦士失實又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祕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譏誚遂中格併奪修撰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祕閣修撰致仕九月再除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始庶政即起公赴行在公雖屛居鄉閭非無意于當世者聞上有命不敢

即辭杖而造朝至國門辭曰臣死且懟念竭力以報陛
下然足嘗跌而傷拜伏不能如儀惟陛下貸而歸之上
雖思公之賢渴欲見公而亮其無隱遂進公敷文閣直
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
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月丁酉葬于烏城縣澄靜鄉
趙村後塢山之原官至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
食邑至八百戸訃聞贈左朝散大夫娶臧氏同郡記室
參軍詢之女勤儉有禮節閫内巨細未嘗憂公而勸公

以游學及公既達不以為喜既退不以為慼先公十年卒男二人巒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嶅右承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孫男九人簡符筥筌篆皆將仕郎籀筞籍箴業進士孫女三人適張頡周㰏而一尚幼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羣書至星歷方技佛老之説莫不窮析要眇為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鄉人士大夫葬其父祖得公誌墓乃以為榮其為制誥

明白有體麗而不能雖書詞填委一日數十倚馬輒辦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爭傳頌顏魯公孫特命官公當制偉甚上歎賞不已至手書之其為詩高處陵轢鮑謝下者猶足奴視温李然清深簡易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參政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為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久無此作矣有類藁八

十卷藏于家公儀矩整秀樂易長者聞人有小善至單
詞隻句可取率稱道不容口後進經公指授其為文必
可觀然公于文蓋無所不能于學無所不通自少馳聲
場屋四十始得一第暮年僅掌書命曾不得上玉堂為
學士其雍容獻替已不勝忌克擯廢于祠宫者十有七
年及上欲用公而公已老矣嗚呼使公而早得用用而
不為憸人間之既間而歸不病而至于復用則其所立
詎止是哉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府亦盡其妙京

師市人鬻者紙為之貴而公實冲澹寡欲戲于翰墨自布衣至登法從不蓄聲色雖飲食奉養未之少異閒居不妄營一錢客或謂公宜有以遺子孫公誦疏廣之言以對退而誨其子則曰吾平生通塞聽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年逾八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臨終之秋豫戒其家疾既革無一語謬盖達于性命如此予兄弟久從公遊荷公之愛為深故知公行事為詳而公之二子且以治命來屬因泣而次之

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二